

長垣縣志卷二

藝文錄上

班志承七略而作藝文止存其目所云刪其要以備
籍也長垣著書家宋元以上無聞焉自前明以來所有
著作徧行搜訪亦十不得一二見惟李襄毅平播全書
十五卷邦政條例十卷見明史藝文志蓋故家寥落散
佚者多不可得也茲倣通志體例錄文諭奏疏記序碑
銘辭賦若干篇與書傳紀事可爲表裏者以補志中之
闕刪舊志之繁冗以嚴志例不離乎事不詭乎道俾後
之君子有所考云

論

明諭祭文

成化十九年遣翰林院侍講尹龍諭祭工部左侍郎胡雲
曰惟爾德性方正才識老成寬厚仁恕清慎嚴明出知名
邦撫字有聲超入京兆朝署推崇工侍載遷設施允稱
入緩急董治均平操縱羸縮克定章程方期晉擢詎意
冥追念往績特賜葬祭爾靈不昧尚克歆承

嘉靖十六年遣大名府通判史鵠諭祭南京戶部右侍
胡錠曰惟爾性資端毅才識老成繼美甲科蜚英郎署
知名郡撫字有聲進長雄藩旬宣著績中丞屢陟風紀
揚戶侍載遷國計攸賴公勤清慎終始不渝偶以人言
乞休退方期召用詎意淪亡追念往勞特賜葬祭爾

昧尚克猷承

萬曆二十九年遣大名府知府羅應斗諭祭封通議入太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棟曰惟爾樹德海
間完眞邱壑追逸民之高蹈詒翼子之嘉謀庭訓有嚴克
成大器宣勞制閭屢奏膚功頃徂誅播之王師至以還
而從事念茲轉恤惟爾教忠特霈愍恩宏超彝典靈其
昧歆此殊榮

萬曆三十年遣大名府知府孫成泰諭祭封通議大夫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棟曰惟爾習隱鴻
發祥燕翼克開令哲壯我干城祿養遽違潛光永闕再
諭祭耀乃重泉

萬歷四十年遣大名府知府翟師雍諭祭原任少傅兼
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師李化龍曰惟卿經綸宏望撻
壯猷開疆建百世之勛濟運貽千年之利云亡可憫期
將臨爰念勞臣再頒諭祭靈如不昧尚克祇承

襄毅諭
加恩十

壇文俱佚
僅存其一

崇禎十三年遣長垣縣知縣段耀然諭祭光祿大夫柱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王永光暨妻累贈一品夫人
孔氏胡氏李氏曰唯爾學識深宏器資端亮薇垣佐文
部典銓世傳周澤風規人服山公啟事晉納言以司封駁
尋仗鉞以靖東南馭歷二京迴翔九列爰正統均之帝既
兵刑錢穀罔弗周知悉出夾袋之儲賢進賢遠奸唯力是

進因勞而予告清執素孚既爲法而受譽老成可念佇
需蒞聘遽悼箕乘及爾好述共歆懋典

崇禎十三年遣長垣縣知縣段耀然諭葬光祿大夫柱國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王永光暨妻累贈一品夫人
孔氏胡氏李氏曰惟爾玉尺冰壺鴻儀鳳翥練習當世之
先務憂國奉公進退一代之人才廉頑立懦悼茲長逝俟
屆歸藏同穴偕榮九原如在

國朝諭祭文

順治十七年十月十二日

皇帝遣大名府知府韓廷柱

諭祭故

詔封榮祿大夫鑾儀衛都督同知鑾儀使王鏐之靈曰朝廷
施恩隆於錫類爾王鏐乃鑾儀衛都督同知鑾儀使加一
級王鵬沖之父爾子歷仕有年勤勞厥職家聲丕振國典
宜優

特賜祭一壇造墳安葬其妻陳氏耿氏端淑厚彰例得祔葬
惟欽承之

康熙五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帝遣直隸大名府長垣縣知縣邵錫章

祭故

資政大夫工部右侍郎加二級崔徵璧之靈曰鞠躬盡
忠臣子之芳踪賜卹報勤國家之盛典爾崔徵璧性行純

不能稱職方冀遐齡忽聞長逝朕用悼焉

頒諡祭以慰幽魂嗚呼寵錫重壚庶沐匪躬之報名垂信
步聿昭不朽之榮爾如有知尚克歆享

疏

敬陳

議南三累疏

國朝

楊素蘊

陝西宜君縣人進士東莞
知縣內陞四川道御史

伏惟

上宵衣旰食日以民生永遂爲憂每申令大小臣工興利除

害

臣

久吏

議南目擊閭閻受累情形敬爲我

上披瀝陳之其一爲驛地之偏累宜議調停也大名府之南

樂清豐開州東明一帶舊屬南北孔道曩因黃水隔斷故
過往稀少十三年內兵部按勘合之多寡定驛馬之衝僻
遂將各州縣額設驛站錢糧裁去十分之七以協濟衝驛
十四年以後決口已塞舊路復通往來驛使絡繹不絕留
用錢糧僅可支五月之用此外夫不能枵腹而供差遣馬
不能絕食而供馳驅幫貼之費不得不仍責之民間普天
率土孰非

朝廷赤子何獨令此一方之民剝本身之肉以醫他人之瘡
也伏乞

勅下該部仍以原額錢糧留爲各州縣之用庶勞逸苦樂各得
其平矣其一爲本色之賠害宜議改折也正順廣大各府

額設上供錢糧有狐皮芝蔴兩項原非本處土產勢必出銀辦置然後解納查狐皮每張額徵價銀五錢而時價費至三兩餘芝蔴每石額徵價銀一兩五錢而時價費至四兩餘是餘徵之銀尚不足十分之二三也其不足者不得不累及百姓在民爲重困在官爲私派每見解納之時州縣有司攢眉鵠立拖欠則碍於考成派徵則恤於

功令展轉支吾受累無窮况數郡百姓當此災荒疊告之時正項尚猷朴不前而復供此繁然雜費有鬻田宅賣妻子以償之者矣伏乞

勅下該部暫准改解折色則官民兩得其便矣其一爲石田之廢棄宜議豁免也黃河兩決荆隆東明長垣適當其衝城

廬頽敗陵谷變遷卽今河口雖塞而汙萊之地可以次第開墾者成熟還自有日第沙壓河灘蔽天橫野畚鍤難施已成廢棄無用之地每縣各不下數百頃目下尚未開墾猶可苟延旦暮異時一概成熟使一二子遺守不耕之地納無地之糧勢必逃亡日多而

國課終於無益也伏乞

勅下該部移咨撫按從公查看據實開報果係沙壓題請驗明仍令查核嚴確勿使一等奸民以熟地詭計躲奸而誤正沙壓河灘反致無告則恩被窮黎非淺鮮矣以上三事所目擊故不避煩瀆激切上陳統希

睿鑒採納施行

記

河內公祠堂記

元 杜仁傑 濟南人

在昔春秋時衛於周爲邇屬蒲於衛爲繁縣故衛之王居
庭議以謂非賢且勇長於政事者不能宰是邑以吾先
李路來涖之不期歲吏懾其威民服其化自公結纓之
蒲之民時而思之父母之祠而祀之神明之者有年矣
秦漢魏晉而下六朝隋唐之間天下不知其幾陵遲而
板蕩夫蒲固舊蒲今代何代而民誰民哉蓋祠之興廢亦
係乎世之治否而已况壬辰之禍古今無是慘河朔蕭
者蓋五十餘年於茲矣我國朝開朔以來至聖上甫五
始以文教作治具是以前賢祠塚好事者往往葺而守之

從上所好而然也喪亂後獨此祠僅存然上雨旁風丹青
繪塑剝落亦無幾比年祠傍之民稍稍全集成市雖有香
火巫覡等立以禳祓疾癘祈禱孫息爲事嗚呼禮樂崩壞
至此亦極矣良可痛悼邑人有薛君者幼隸軍籍晚慕黃
老爲道士能舍己之術樂我之義慨然以興起爲已任於
是歲涓月除朝經暮構至於一草一芥一瓦一礫皆手所
自掇而又執契券以明公私按圖志以斂侵冒雖尺寸之
地不得匿若夫門三其首櫬棟已陳廡兩其傍階陛隨築
駸駸乎見落成之漸予適道出於蒲友人太醫侯君仲安
以記祝甚懇予辭以不能且不敢也予謂公親受教於孔
子其格言其盛德志諸左氏傳與夫家語論語等編載之

甚詳使少贊一詞是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贅孰甚焉
祀典有之自天子之都達於郡縣二丁之祭雖萬世不能
廢公處十哲之列而配享血食吾恐在彼而猶在此也且
公之神在天則爲河漢爲列星在地則爲川瀆爲喬嶽散
之於氣爲雷霆爲風雨棲之於物爲金爲錫爲器車鍾之
於人爲聖爲賢安往而不在豈獨於蒲若是其專哉或曰
子可謂知其一而遺其二者也且獨不見子游之於武城
宓子賤之於單父魯恭之於中牟元德秀之於魯山斯皆
有惠政遺愛於民美則美矣此特去畱之暫耳未若公仕
於衛祠於蒲墓於蒲其始終之節灼然見於後世者蓋如
是雖庸人孺子亦知公之不屑去蒲也審矣予聞之不覺

歟衽退而言曰予昏不能進是請書或者之言以爲記仍
係以詩俾歌以祀之詩曰公乎公乎無舍而蒲生於民而
其惠有孚死於位而其節不渝已乎已乎後之來祀者其
無替乎其無替乎

重建儒學記

明

王錫爵

太倉人官大學士贈太保諡
文肅作記時爲國子祭酒

王錫爵曰余典史氏每考載籍所記往古以驗於時事未
嘗不咨咨歎也皇燧逖矣後世設理者必曰三代二代今
考其所爲章範約民者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術無他也
後代於此豈異哉乃其理效視三代遠甚則何以故將俗
化使然與抑所爲父母師帥者或不能相及也余甚惑焉
而門人長垣李子言其邑建學事則甚異具守若令蓋庶

幾父母師誨云長垣三輔內地學故湫隘甚初學博吳君
歆至竊歎曰是曷足以稱化本作新來後於是議廣學官
以白縣令孫君鏐孫君白之太守王公叔杲議旣行下而
孫君以遷去會新令胡君宥至雅意右文與吳君語合乃
亟奉太守指拓地掄材鳩工集民諸若殿若廡若齋若祠
軍故所圯者腐者欹者悉新其制乃故無尊經閣閣之故
無諸生舍舍之四十有八間故無書院院之曰正學諸若
黌堂若講堂若文會館若宰牲所大率新故者十之四創
無者十之六蓋不旬月間垣之學於三輔稱甲矣李子曰
初化龍起家來京師也令胡曰爾行將見王先生必求其
言勒之石以詔夫後此而學者余亦嘉其守若令義不得

辭顧由三代而來至於晚季所爲教與學者煨煨簡冊間
余何言也竊惟我國朝定鼎宅宇制新千古前代徵訪事
一切廢格不用專掄才於學校舉所肩鴻鉅定勛勳鎮疆
圉撫黔首胥是以出亦云重矣語有之樹木者芘樹穀者
肥大樹人亦然學也者所以樹也每考先達中起家文墨
著名盤盂勒功金石者往往而是則以爲樹人之效如此
乃頻年來亦有堅瓠無用多糝而不實者或參其間甚至
化而荆棘而稊稗亦在所有之蓋先王建學意幾爲文具
學十家溺其職矣當國初汎掃羣氛暢以醇膏當其時有
拙守而無倖捷是以革除靖難之際天下熒熒向守死間
關顛躓期行所志爾後俗化漸移風以靡潰士席於通達

不可與立功浮議之徒不可與效節不觀之舉大木
者舉大木者前呼輿謗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
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余以所聞見竊謂
國家正直及今無事時求樹忠實之材用之而士亦宜慎
所以自樹痛剗剝文墨浮議之習卽一旦有急使不至容
容持兩端爲濟時計甚便夫窮鄉面牆博士倚帘茲怠而
焉可也今日淪洽王化明師賢守長爲規恢業以發皇耳
目如或有如士不効實徒以佔俾偕偶之文程中取寵則
寒旦爲執焉李子又曰初學政敝久不飭也蓋以費不貲
云而令胡則以是不可取之於民乃與吳君議請於大守